



第五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五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九尾龜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曹中孚

《九尾龜》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著者原題「漱六山房」，牌記、目錄、正文都標「醒世小說」字樣。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二云：「《九尾龜》小說之出現，又後於《繁華夢》，所記亦皆上海近三十年青樓之事，用筆以秀麗勝，敘事中或間以駢語一二聯，頗得輕圖流利之致，蓋仿《花月痕》體裁也。書爲常州張春帆君所撰。張君寓滬久，時爲各報館撰短篇小說，閱者頗歡迎之。後至粵東，任隨宦學堂監督。民國光復後，任江北都督府要職，頗著勞勩。自江北都督裁撤，久不得其消息矣。」接着又云：「書中以章秋谷爲全部重要人物，描寫其性情之豪俠，舉動之闊綽，氣概之高邁。文章則咳吐珠玉，勇力則叱咤風雲，至於獵艷尋芳，陶情適性，則又風流跌宕，旖旎纏綿。有杜牧之閒情，擅冬郎之綺語，是蓋宇宙間獨一無二之全才，亦即張君以之自況也。」除本書外，作者尚有《黑獄》、《新果報錄》、《宦海》、《反倭袍》等小說。

本書以十六回爲一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由點石齋刊第一至第二集，三十三年刊第三至第五集，三十四年刊第六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刊第七至八集，二年刊第九至十二集。此十二集，上海交通圖書館又改訂爲八卷一函，石印問世。

關於本書，一般都以爲到十二集爲止，蔣瑞藻也祇知有十二集，故前引《小說考證》續編謂：「張春帆」自江北都督裁撤，久不得其消息矣」。現從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至十四年國學書店所

刊出的《九尾龜》第十三集至二十四集來看，張春帆「自江北都督裁撤」以後，便又重操舊業，編成了後十二集，每集亦十六回。第十三集第一回「一席話清談追往事，《九尾龜》警世續前書」說道：「《九尾龜》一書，已經編到第十二集，章秋谷到了廣東，暫時作一個全書的結束。通計這部小說的時代，自前清光緒二十六年起，至光緒三十二年止，整整的首尾六年，雖不到一百萬言，却也在六十萬言之外，處處抱着醒世覺迷的宗旨，形容嫖界中的無窮醜態，警告政海中的一輩官迷，萬語千言，盈篇累牘，不敢說有功世道，祇好算是我盡心。」又說：「前集收場，直到如今，整整又是九年。這數年之間的情形，却比以前大不相同，革命告成，清廷遜位。」在談到作書宗旨時說：「無非勸告青年，共登覺岸，早早的回頭猛省，不要誤入迷途，悔之無及。」這些言詞，對於研究本書及張春帆其人，不無有一定的用處。

現據上海圖書館所藏上海交通圖書館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七五毫米，寬一一八毫米。續書十二集，因出版時間較晚，不屬本叢書範圍，故未收入。

醒世小說

繪圖
九尾龜

丁寶銓題

丁巳年春上海
交通圖書館印

小雅錄卷一目錄

-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真扣塵粉墨登場
餘香閣初點滿堂紅
金月蘭無端受氣
陸蘭芬遊園逢土地
留夜廂假裝閑客
車走雷聲香塵一瞬
章秋谷意氣結新知
章秋谷苦口勸迷途
沈青里劉厚卿行令
對酒當歌忽逢舊友
翻花樣偷天換日
汪宏超花錢代審
一監生錄遺愛氣
曲解子生橋出風頭
論妍媸暢談電氣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設機關流氓傳電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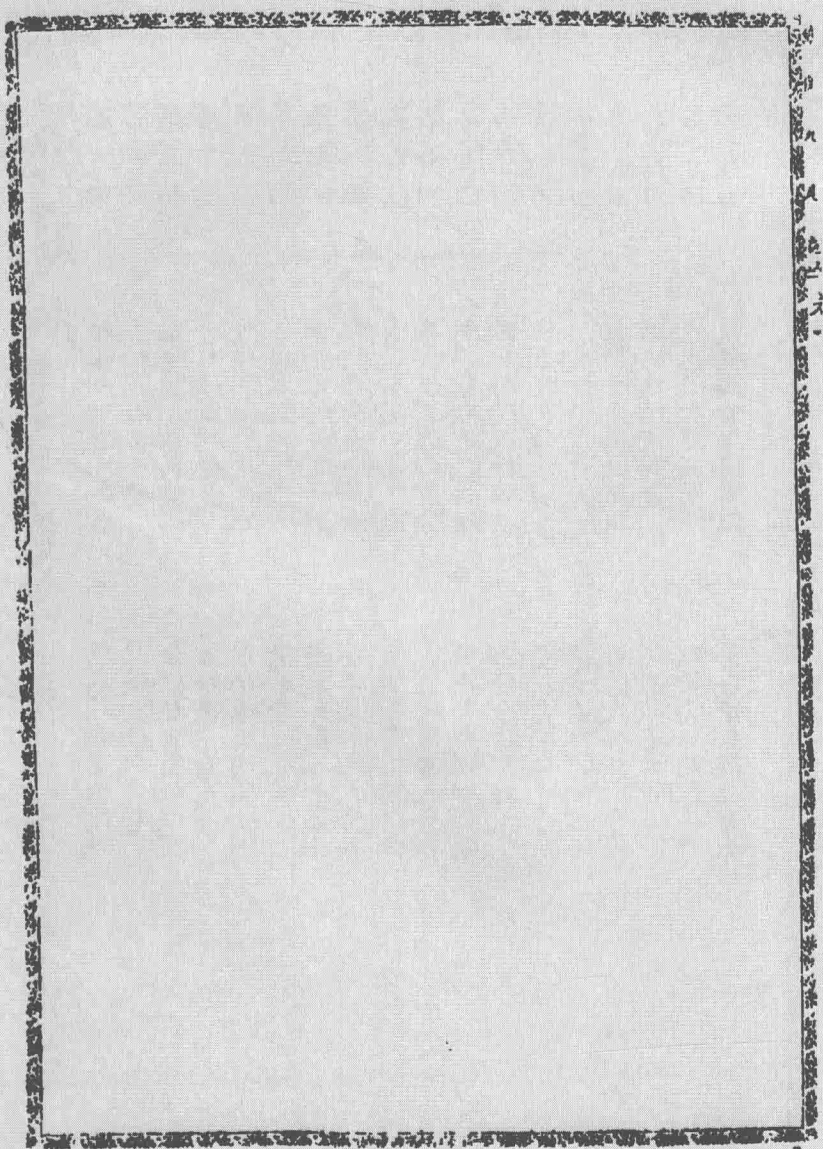
訪名花調查青陽地
假從良姑蘇遇舊
章秋谷重過談瀛里
方幼樺有意尋芳
方幼樺擺酒開金剛
搶酒票硬捉瘟生
酒酣奇氣名士高吟
方幼樺平康逢舊識
陸蘭芬驚心憐薄命
吉陵樓張富玉發標
陽春白雪快和新詩
吊膀子接木移花
金漢良拚命吹牛
兩承差封賞翻腔
紅倌人有心敲竹槓
談媒界痛罵官場
瘋官場怒嘲真令尹
賣風情名妓訪蕭郎

小說繪圖九尾龜卷一目錄

-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真抑塵粉墨登場
餘香閣初點滿堂紅
金月蘭無端受氣
陸蘭芬遊園逢土地
留俊卿假裝閑客
車走雷聲香塵一瞬
章秋谷意氣結新知
章秋谷苦口勸迷途
光青里劉厚卿行令
對酒當歌忽逢舊友
翻花樣偷天換日
汪宏超花錢代審
一監生錄遺愛氣
曲解子坐橋出風頭
論妍姪暢談電氣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設機關流氓傳電報

訪名花調查青陽地
假從良姑蘇遇舊
章秋谷重遇談瀛里
方幼樺有意尋芳
方幼樺擺酒開金剛
趙溫柔硬挺瘟生
酒酣奇氣名士高吟
方幼樺平康逢舊識
陸蘭芬驚心憐薄命
吉慶棧張書玉發標
陽春白雪快和新詩
吊膀子操木移花
金漢良拚命吹牛
兩承差封賞翻腔
紅信人有心敲竹槓
談樸界痛罵官場
瘋官場怒嘲真令尹
賣風情名妓訪蕭郎



陸蘭
秀游園
逢上
地方幼
懷振
源開主
剛中男
林虎
宮



翻花偷天 吊橋移花 吊橋移花 吊橋移花



繪圖九尾龜卷一

第一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訪名花調查青楊地

龜有三足亦有九尾爾雅注云南方之龜有九尾見之者得富貴古來麟鳳龜龍列在四靈之內那烏龜是何等寶貴的東西降至如今世風不古竟把烏龜做了極卑鄙醜惡的混名婦女或有外遇者稱其夫為烏龜這是個什麼講究呢大抵也有一個來歷諸公靜聽待鄙人慢慢的說來從前管仲設女閭三百以為兵士休宿之所這便是妓女的濫觴唐時官妓多隸教坊設教坊司以管領女樂那教坊中的人役皆頭裹綠巾取其像形有似烏龜列公試想那烏龜一頭兩眼不多是碧綠的麼還有取義的一說是龜不能交那雌龜善與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婦女不端其夫便有烏龜之號在下這部小說名叫九尾龜是近來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這貴官惟薄不修鬧出許多笑話倒便宜在下編成了這一部九尾龜閑話少提書歸正傳且先將一個風流才子榮弄登場好為諸公解渴正是要把酒杯澆塊憂且將詩夢說替花且說這名士姓黃單名一個瑩字別號秋谷江南應天府人氏寄居蘇州常熟縣生得白晳圓長身玉立論他的才調便是胸羅星斗倚馬萬言論他的胸襟便是海闊天空山高月朗論他的意氣便是蛟龍得雨鷹隼盤空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華意氣却又談詞爽朗舉止從容真個是美玉良金隨珠和璧一望而知他日必為大器的了只是秋谷時運不齊十分偃蹇十七歲便丁了外艱三年服闋便娶了親他夫人張氏身材不長不短面孔不瘦不肥雖不是絕世佳人恰也不十分醜怪但是性情古執風趣全無若在别人原也不至夫妻反目無奈秋谷倚着自家萬斛清才一身俠骨準備着娶一個才貌雙全的絕代名媛方不辜負他自家才調娶了這等一個平庸女子叫他如何不氣氣到無可如何之際便動了個尋花問柳的念頭就借着他事告累了太夫人定了行期收拾行李便登舟往蘇州進發不一日到了蘇州在盤門外一個客棧名叫佛照樓的住下那蘇州自從日本通商以來在盤門城外開了幾條馬路設了兩家紗廠那城內倉橋濱的書院就通搬到城外來大菜館戲館書場處處俱有一樣的車

水馬龍十分熱鬧。秋谷落棧之後，歇息了一日，不免往書場戲館去游。擺弄了幾天馬車，吃了兩回大菜，覺得蘇州馬路風景，不過如此，與上海大不相同。雖然燈火繁華，却時時露出荒涼景象。日間歌場徵逐，自有那一班朋友，聲應氣求，到也並不寂寞。只是到了酒闌人散之時，客舍獨居，孤燈相對，你道這樣風流人物，怎生消受得來？一日夜飯後，並無應酬，信步出棧，望馬路走來，見那來往兜圈子的馬車，上坐的那些官人，真是楊柳眉，芙蓉面，同着客人坐在一車的，更是件件嬌笑，情態動人。只苦的自己，初到蘇州，並無熟識，只得走到一家書場，名叫餘香閣，的走了進去。揀張桌子，泡茶坐下。細細的打量樓上官人，只見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個官人，年紀約十六七歲，珠光側聚，瓊瑤流皓，眉鎖春山，目澄秋水。那粉頰上，畫着兩個酒渦，似笑非笑的，低頭斂手，坐在那裏弄衣角兒。秋谷一眼看見，吃了一驚。那雙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登時神魂不定起來，便呆呆的看著他。一會兒，那堂倌在傍邊起，低低的問秋谷道：「這官人名叫許寶琴，名氣很大，今年尚止十六歲，唱得好一口京調，老蒼可愛，點他兩齣。」秋谷不答，只微微的點一點頭。堂倌便如飛去，取了粉牌過來，並拿一枝筆，遞給秋谷。秋谷提起筆來，寫了兩齣，珠砂點瓊林宴的京戲，賣花娃白蘭花的兩支小調。登時喊上樓去。原來蘇州規矩，與上海不同。點戲是當樓招呼的。那官人越有客人點戲，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又微笑一笑，只覺揭眼橫波，紅潮上頰，越顯得光容輝灼。半彩飛揚，喜得秋谷色舞眉飛，十分得意。又見一個年輕大姐，手拿着銀水烟袋，下來裝烟，便問秋谷尊姓，隨即應酬了幾句。秋谷一一的回答了。此時許寶琴抱着琵琶，彈了一套開片背臉兒亢起，嬌聲來，雖不是裂石穿雲，却也引商剌羽。唱過一段珠砂點，便把琵琶捺低，一調低低的唱那小調白蘭花。唱到關情之處，星眸低淚，杏臉微紅，把眼波只顧向秋谷溜來。樓下看客，齊聲喝采，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一會寶琴唱完，對那大姐使一個眼色。那大姐便又下來，裝了幾箇烟，說來對勿住，停歇請過來，便扶著寶琴嫵媚而去。臨行之際，又向秋谷一笑，方才下樓去了。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帳，立起身來，跟下扶梯。許寶琴還未上樓，立在門口，見秋谷急急的下來，含笑招呼道：「童大少，恰勿一淘到。」

倪搭去喚秋谷答應道：「我正要去坐坐。你叫大姐同我去罷。」寶琴便叫那大姐道：「阿仙格來，倪先轉去哉。」耐同仔章大少要就來格。阿仙答應一聲，寶琴便上轎走了。秋谷同著阿仙一路問答，慢慢的走過了甘棠橋。秋谷早看見了許寶琴的牌子，便進門登樓，相幫叫了一聲客人上來。寶琴早換了衣服，接到扶梯邊。秋谷攜了寶琴的手，同進房來，抬頭一看，房間雖然不大，收拾得十分富麗。秋谷便在炕上坐下，寶琴散過瓜子，細細的打量秋谷。正是二月初天氣，見他穿著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元色外國緞單上霜一字襟坎肩，外罩天青寶緞洋灰鼠馬褂，顏色配搭得十分勻襯，長眉鳳目，白面豐頤，英爽之態，奕奕逼人。覺得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物，不覺熱氣起來，挨着秋谷身旁坐下。應酬了一回，秋谷看他言語之間，尚覺有些羞澀，便和初入青樓，不是那林黛玉、薛梅倩一流人物。又見他低聲淺笑，顧盼生情，不由心花大放，便向寶琴說道：「我今日雖然還是第一次來，竟要在這裏請幾個客，不知房間可空不空？」寶琴笑道：「只要大少肯照應，倪是再好，多有格事體。倪阿有捨倒勿肯格，使回頭叫房間裏娘姨交代一樓菜下去。」秋谷叫拿筆硯過來，寫好請客票，發去。不多一刻，客人陸續到來，發過局票。秋谷叫起手巾，其時樓面已經擺好，大家入座。其中恰有一位客人，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雙姓東方，單名一個瑤宗，又號小松，生得儀容俊雅，眉目風流，素有璧人之目。同秋谷意氣相投，時常會面的。當下到了席中，一眼先看見了許寶琴。山花寶髻，石竹羅衣，神彩驚鴻，城環回室，不覺呆了一呆。又見秋谷與他非常親熱，眉語目成，又如飛燕依人。天桃初放，便大笑道：「秋谷說蘇州地方並無相好，這位貴相知難道是天外飛來的不成？快快寶說是幾時做起，為何瞞著我們？」是何道理？秋谷尚未開口，寶琴早已兩頰通紅，扭轉身子，恰好與小松打個照面，更加不好意思，低下頭去。口中咕嚕道：「耐罵總是實梗，賠三話四阿要無淘成，倪是要扳面孔格。」秋谷聽了好笑，便道：「這位方大少，天生的不老成，沒有好話說的。你只當他被屁就是了。」又向小松道：「我向來作事，從未瞞你。此處我實是今日第一回來，在餘香閣點戲之後，釘梢回來的。你不信，只顧問房間裏人便了。」那房間裏娘姨阿彩、大姐阿仙，一齊說道：「方大少，勿要勿相信。札實，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

倪阿肯耐，嘆小松聽了，方才相信，想了一想，又搖搖頭道：「我只不信，既然今天做起為甚，你們先生的神氣，倒像真章，大少是才相好一樣，是何道理？」小松說到此際，早秋秋谷捏了一把，仗個眼色。小松方才住口。秋谷悄悄埋怨他道：「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我今天初次在此請客，你便如此胡言亂語，倘被他真個板起面孔來，你豈不大家沒趣？」小松笑道：「你不要來嚇我，我是不怕的，你只好好的叫他轉個局，我使不開口了。你肯不肯？」秋谷不覺大笑道：「原來你說了半天，是要到我的靴腰，何不早說，恰要連着灣兒說呢？」便叫寶琴轉過去，坐在小松旁邊。寶琴抬起頭來，着實釘了秋谷一眼，也不言語。秋谷又催一催寶琴，方才對着小松說道：「方大少對勿位，倪問搭格規矩，一幫裏客人，勿做兩個格。阿好謝謝勿要，板倪格差頭，倪情願吃子一杯罰酒末哉。」說罷，便叫阿仙取出一隻鷄缸杯來，斟了一杯熱酒，立起身來，將杯照着小松，竟自吃乾了。小松到也無可再言，停了一會，忽然笑道：「可惡可惡，我在堂子裏頭頑兒，總弄你這促搖鬼，不過你總要佔過上風，究竟我同你是一樣的人，難道我短了什麼不成？說着又問寶琴：『道你看我們兩人，到底誰的風頭好些？』」寶琴聽小松說得好笑，不免面紅一笑，暗中又飛了秋谷一眼。早被對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虛的看見，便笑道：「據我看來，秋翁與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悉敵，可算得瑜亮並生。一時無雨，只是寶琴的意思，有此看不上小翁，或者小翁的內才短些，比不上秋翁的精氣。那我們外人，就無從曉得了。」說得合席大笑起來，恰好各人的局陸續到了。彼此打斷了話頭，酒過數巡，小松鼓起興來，便要擺五十杯的莊。秋谷微笑道：「你這種的酒量，也敢擺莊，待我來打坍你的。」於是攘臂而起，正與小松旗鼓相當。旁坐一個姓吳的勸道：「五十杯太多，留幾杯等別人來打。你打了二十杯罷。」秋谷依了，便與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陣。二十杯莊打完，秋谷自己也輸了十五六杯。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還有五杯，便折在一個大玻璃缸裏。回過身來，遞與阿彩。叫他代飲。阿彩剛剛接過，早被寶琴劈手奪來，一口氣咕嘟啣的，竟喝了一個乾淨。面上早紅紫起來，放下杯子，那兩隻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幾分風韻。小松只顧與別人搭拳，竟不理會。秋谷却是留心的，見他杏眼微顰，桃腮帶濕，心上覺得好生憐惜，只是說：

年

不出來便低低的合他說道：「你何苦這樣拚命的喝酒？喝醉了便怎樣呢？」寶琴默然不答。秋谷更是魂銷兩人相視了好一會。小松的莊早已打完，小松除代酒外，自家也喝了三十餘杯，覺得有些沈醉。從腰間掏出一個銀夾，一看早已指到十二點三刻了，便道：「時候不早了，我們散罷。好等你們兩人細細的談心。」上過乾稀飯，各人都掏出兩塊洋錢放在桌上。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添菜兩元，一齊放在桌上，相幫進來收拾樓面。把洋錢數了一數，七個客人共是十四塊，一飽二十塊洋錢，使高叫一聲：「多謝各位大少，拿了洋錢出房去了。」看官且慢，你道：「此是什麼規矩？原來姑蘇書風規條，大凡諸客須每位客人出樓面洋兩元，謂之丟樓面。朋友請吃花酒，若非素日知己，不肯到場，因非但賠貼局錢，又要現丟樓面，絕非上海請吃花酒。客人到了，就算賞光的風俗，再如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蘇州却無論長三、么二，均是八元，以前上海青樓風俗，凡生客進門，客人必唱京調或小曲一交，名為堂唱，恰須現錢開銷。現在上海此例已除，姑蘇却至今未改。這是蘇港不同之處。在下預先一申明，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只說客人散後，只有秋谷未曾回去，就在那裏借了一夜乾鋪，只怕名說乾鋪，明乾暗濕，也未可知。不在話下。秋谷睡至晌午，方才起來洗漱已畢，待要回棧，寶琴叫相幫到正元館，端了一碗一錢六分生炒雞麵，來讓秋谷吃了。又親自替秋谷梳了一條辮子，方才放他下樓，又叮囑他晚上要來秋谷一一答應了，自回棧去，仍就睡了。約至三下鐘，方睡醒起來，隨意吃些東西，正待出去，只見許寶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進來，道：「章大少阿是剛剛起來勤，倪先生到書場滾去哉，請耐去點戲。」秋谷也無可不可的，同了阿仙走到餘香閣，正待上樓，只見一頂官人轎子停在門前，眼前覺得亮光一閃，走出一個官人來，穿一件黑地銀花外國緞灰鼠皮坎，下襯品藍花緞褲子，元色緞子弓鞋，不到四寸，肩眼雖比許寶琴畧遜，那一種的丰姿，更婀娜骨格，更盛，都比許寶琴更加斌媚。秋谷立在扶梯邊，一直等到他上了樓，目光尚有些定定的，被阿仙從後推了一把，道：「阿是有得頭裏向，有點渾淘淘哉，快點上去哩。」秋谷被他一推，嚇了一跳，不覺自己好笑，便走上扶梯，扶一個坐位，剛剛坐下，堂倌早送了點戲牌過來。秋谷且不點戲，問著堂倌：「那外國緞坎的」

叫甚名字堂官道他住在談瀛聖名叫花雲香還是新近從上海來的章老爺可要也點他兩齣秋谷要過臺來便寫了二進宮龍虎關探案鋼美案四齣都要花雲香與許寶琴兩人合唱堂官喊了上去花雲香聽得分明回頭一看就是樓梯邊相遇的人不免低頭一笑隨叫娘姨下來裝烟許寶琴都着實的釘了秋谷一眼秋谷雖也看見並不理會花雲香先和了絃唱出一段二進宮許寶琴隨接唱下去唱到末尾一句兩人一齊背過臉去把琵琶放高一調全用輪指合唱那一聲搖板却唱得頓挫抑揚十分圓穩秋谷喝一聲茶隨後又合唱了一齣鋼美案許寶琴便先起身走了只有花雲香又獨唱一齣探案雲那喉嚨愈唱愈高愈高愈亮唱到極高之後一落千丈就如銀瓶落井一般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又如龍吟入雲聲聲振曳真是珠喉過月逸響回風只聽得樓下喝采之聲轟然不絕秋谷異常得意花雲香唱完之後方才立起身來正走秋谷面前經過向秋谷點一點頭下樓去了秋谷見他走了無精打采的付了悵悵的下來繞到樓下不防阿仙候在門口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一直拉到甘棠橋進門推他上樓只見寶琴欲笑不笑一付尷尬面孔道量大小耐側有功夫到倪搭來坐坐恰勿到花雲香搭去呢秋谷聽了笑道你們這班人實在難說話得狠叫了我來又叫我到別處去我就依着你的吩咐到花家去說着假做回身要走早被阿仙一把拉住說道耐阿要好意思格花家裏明朝去末哉倪搭小場化委屈耐點阿好寶琴接着說道耐秋徑去嚟看但阿好意思走出去秋谷呵呵笑道你們不要我去也就罷了何必做出許多生意筋絡來一面說一面坐下寶琴問道阿要吃飯哉就倪搭使飯去叫仔兩樣菜阿好秋谷正待寫案去只聽樓下喊聲請客把請客帖子遞將上來一看原來是小松請到如意里金釵玉家上面寫着客齊坐候入席秋谷便立起身來阿仙便說道着大小阿要帶局去罷着得來叫哉秋谷點頭道也好因如意里與許家只隔一橋便不用轎子催許寶琴換好了出局衣裳二人攜手出門到了金釵玉家問了房間恰在樓下小松早在房門口招呼進房坐下滿房客人都與秋谷相識不用套談小松見秋谷同着寶琴便道你帶局來倒也簡便可還叫別人麼秋谷因叫小松代寫了一張花雲香